

適  
眼  
餘  
唱  
第  
一  
集

詩  
文

手 3  
3680





門 3  
號 3680  
卷

引

梅雨新晴。清爽可人。明窓淨几。汲泉煮茶。或展  
觀所藏古書畫。把玩竟日。或與客談書法畫理。  
追想平素所觀者。宛有董思白所謂延年保壽  
之思焉。遂得絕句三十首。每首係以書事。類推  
連及。略備所歷觀。題曰過眼餘唱。以供談柄。并  
廣博雅。一時率爾之筆。踈謬必多。且所觀書畫。  
亦不止於此。後當追訂續錄。稍々成編。故且以  
此為第一集云。

黑川真道藏書





明治十四年六月

永年居士山田鈍識

過眼餘唱第一集

西京古山田鈍子靜著

集古由來推智恩。徹公好事志尤敦。三千世界應無比。西魏寫經今尚存。

智恩院徹定教正。多收藏古寫經。因自號其居室曰古經堂。一日為余展示其所藏其最奇者。為西魏陶件虎菩薩處胎經一卷。字畫端正。楷中帶隸。卷末有大統十六年佛弟子



陶作虎卅人等。云々數十字。清客金嘉穗嚮  
寓院中觀之。乃跋云。大統十六年。則東晉簡  
文帝即位大寶元年也。作則伍字。見敬史君  
碑。余按敬史君碑。東魏興和二年所建。年代  
相迤。引証極確。大統十六年。距今一千五百  
有餘年。而此卷紙完墨鮮。真為宇宙間一奇  
蹟。舊為南都一古寺物。寺僧嘗修佛殿。椽上  
有古匣。開而視之。得古經數卷。此其一也。徹  
公為施金貫獲之云。徹公又藏唐大樓炭經

卷第三。及自觀經一卷。華嚴音義上下二卷。  
樓炭。歎曰。咸亨四年。章武郡公蘓慶節。為父  
邢國公。敬造一切經。自觀跋有天平十二年。  
歲次庚辰。三月十五日。正三位藤原夫人。為  
亡考。云々數十字。其書皆可觀。唯惜音義無  
款跋。無年代可徵。然卷中往々用武后製字。  
恐亦嗣聖中所書也。要皆筆々遒勁。聳動觀  
者心目。徹公之藏。應以此四種為巨擘矣。  
孝經劇蹟歸天府。今日人間寓目難。自家幸有



傳摹在尚做當年定武看。

近衛藤公舊藏草書孝經一卷。相傳為唐賀知章筆。後流落人間。近終入御府。筆法超妙。希世劇蹟云。先是吾友立田藍川嘗一觀焉。余問其何如。曰。佳則佳。然既無款署可徵。且其書法覺少和有習。未可斷為賀書也。余聞之心頗恠焉。因益欲一見。而不可得。未幾。遂入御府矣。後始得觀。烟氏摹本。卷首及接縫處。有紅文方印。其文不詳。可詳者。唯一方印。

曰。伯隆彪子者耳。卷尾有建隆二年冬重粘表賀監□跡十二字。及黑文方印。々々文亦不詳。最後有明人跋。曰。藝非專門不工。非多識無以辨。□□真偽。予觀此卷所書孝經。意象閑遠。決非俗士所能到。任以為知章書。則予固不能知。鍾君其問諸米老輩。時成化丁酉。石齋書于賀知章□後。由此觀之。西人亦不。斷為賀書也。然其筆蹟渾圓。恐非唐以下之書。即非賀。亦必出當代名手。固當寶重者。余



既恨不親接真蹟。因借烟氏摹本。更傳摹一本。置之机上。每作草書。往往取法焉。側聞項官將以西洋攝影法摹之。命好手以為刻本。余竊幸他日獲照其刻本。以校正吾傳摹之誤也。藍川淡路人。寓于西京。嗜書如命。書尤心醉明季人。至明以上真蹟。則不敢論。故偶輕視此書耳。其謂有和習。以余視之。是則所以為唐蹟也。自藍川客死。于今數年。每披摹本。輒憶舊文。為之悵然者久。

壯歲臨池已絕倫。縱橫萬里若無人。精研筆墨沈酣處。怪底鷗波是後身。

高野山所藏。聳聳指歸二卷。弘法大師壯年之書也。白麻紙。細烏絲。闌字徑寸餘。侵闌而書。筆法精能。大有晉人法度。又頗肖趙松雪。蓋以其同淵源。李北海也。此卷世罕觀者。嚮寺僧開法會於大阪。江戶堀。時齋。此卷及益田。研稿本至。俾諸人縱觀。余聞之。急到大阪。得以一觀焉。相傳此書所錄。凡論三首。其題



曰鬻毛先生者。謂孔子也。曰虛亡隱士者。謂老子也。曰假名乞兒者。乃謂我釋尊也。賦二篇。曰觀無常。曰生死海。皆論述孔老釋三教要指者。世所傳大師著書中。有三教指歸。即改刻此文者。但真蹟本係其原稿。蓋二十歲前後所書。及後將入唐。乃改寫一本。携去示學士某。大賞歎。且俾更題三教指歸。故此書與刻本。書名各異耳。其所謂學士某者。疑即白樂天也。云。余按大師年譜。其入唐時。年

余初觀真蹟不復記其序故及錄此條僅記所傳以授梓者如此至項日得觀此卷摸本始見卷首序末有于時平朝御宇聖帝瑞号延曆十六年窮月始日十九字因按大師入唐在延曆二十三年則知此卷書於入唐八年前而為其二十四歲時之筆矣聊追錄以相證云

方三十一。謂此書入唐前之所作。或然。如其與刻本異同者。余當日一觀之際。意專注筆法。未遑及文義。不知其果然否。猛虎未成長。已有吞牛之氣。大師少壯之書。既如此。晚年造詣。不足恠也。宜哉嗟峨帝叡賞。謂為二王沒後此僧生也。益田碑稿本。用五色絹。書體奇怪。交篆隸艸行。尤為老年得意書。後世學大師書者。往々皆摸倣此等。然唯柳下惠乃可已。



甲是乙非。頻品評。應看德曜華端生。高僧心畫  
韻殊絕。審則何能得擅名。

傳教大師入唐。齋歸經論目錄。舊有二卷。其  
一。記所得於台州。名曰圓宗錄。其一。記所得  
於越州。名曰越府錄。圓宗錄。罹元龜兵燹。今  
所存者。越府錄一卷而已。白麻紙。烏絲闌。楷  
法端正。中自有秀逸之氣。字大於指頭。接縫  
皆有紅文巨方印。大各方一寸七分。文曰明  
州之印。歟。曰。大唐貞元貳拾壹年。歲次乙酉。

五月朔。己巳。拾叁日。辛巳。日本求法僧寂澄  
錄。次列譯語僧義真。儻從丹福成之名。未有  
明州刺史鄭審則押尾。又記當時遣唐使葛  
野麻呂。及田作。大庭。賴人等。官位姓名。而名  
字上連用紅文巨方印。文曰遣唐使。世之貴  
古蹟者。獨稱審則書。蓋以唐人手蹟也。然其  
可稱。豈獨審則而已哉。戊寅十月。余同諸友  
登叡山。請松禪院主觀之。又有大師年分度  
者。緣起上表草稿。及義真和尚書天台七祖



智度和尚略傳。略傳載大師目錄中者。是日  
又請觀延曆寺寶物數十品。中有白紙金字  
華嚴經零本。寺傳云。惠心僧都書。余則以為  
西人書也。

幾卷古經。舒示余。就中一軸最優如。若非高野  
大師蹟。定是天平年代書。

杻尾山高山寺。久以楓著。舊與槇尾。皆為高  
雄山神護寺子院。世併稱其地曰三尾。為高  
山寺。即明慧上人遺址。多藏古經。其中筆蹟

可觀者。祇四分律藏卷第五一卷。一切經律  
論等發題一首一冊。冥報記三卷。彌勒上生  
經一卷而已。四分律。楷法最雄偉。惜為零本。  
卷尾粉書。高天寺中林院之一切經內也。一  
部五十卷。弘法大師之御筆。末代重寶。誠是  
祖神之方便。可仰可信。為自他法界平等引  
攝也。承平六年七月十五日。五十八字。然未  
可斷為大師筆也。世之鑒古家。見寫經中有  
書法可觀者。概以為大師。不知我天平寶字



年間寫經生善書者甚多。往往逼真唐人。不獨大師也。要之唯當論其書善惡。不必論其人。可也。一切經律論。卷首書伯金寺沙門光藏書八字。又有紅文八分字大方印。髹硃蒼然。文曰伯金經印。印字作佻。與俗稱日本古印體者同。乃知唐已有此體也。其書楷法端正。唯至卷末。覺筆力少衰也。冥報記。寺傳云。圓行阿闍梨齋來物。首書吏部尚書唐臨撰七字。上中二卷。書體各交草行。下卷則全楷

書。其行草尤可愛也。彌勒上生經。卷末有天平十年。歲次戊寅。六月戊戌朔。廿九日丙寅。出雲國守從五位下勳十二等。石川朝臣年足稽首和南。云々數十字。書法可觀。紙上用紅文元字長方印。以上皆本寺什寶。已卯十一月。余偶訪寺主證成和尚。和尚為出示之。并見示上人真蹟。觀賞者多時。觀畢則夕陽已在山。紅楓掩映。尤佳景也。和尚乃烹清茶。茶即山中所產。先供上人像。次與余對啜。既



而余辭去。至今年三月。寺災。闔院蕩然。而經庫與楓樹。儼在如故云。

半日來。參不二門。要看名蹟古經存。阿含一卷。書尤美。策子爭能得並論。

仁和寺所傳稱三十帖策子者。舊在東寺。後歸本寺。訛以為重寶。寺傳云。弘法大師入唐。記所受傳法文儀軌者。一說。書出大師與橘逸勢二手。一日余往請觀之。因併及諸藏經。帖固尚矣。然若以書法論之。有更勝焉者。而

雜阿含經卷第十五。一卷為最。黃縠紙。烏紙。闌字々如濕。點畫飛動。神采動人。頗似余所藏大師安樂行品書。恐是出同手。唯惜闕卷首耳。若策子。則皆蠅頭楷字。類信手率作者。且每冊書風各異。恐是數人合寫者。未知其果孰為大師筆。寺傳恐未可必信也。又有觀世音菩薩受記經一卷。法華玄儀第二第八二冊。卷首皆有紅文仁和寺楷字長方巨印。狀摹宮殿扁額者。受記經跋語數十行。中有



天平六年。歲在甲戌。始寫。寫經司治部卿從  
四位上門部王。二十三字。此卷首尾完全。可  
珍。法華玄儀。則寺傳以為大師書。觀之似余  
友山。漆快堂所藏。因明抄書法。但彼少肉。此  
多肉。燕瘦環肥。各有可愛。而此冊濃墨如漆。  
久藏在庫中。濕氣侵之。故左右文字。互相泫。  
如書故紙背者。末尾有紅文方印。々中字間  
作縱橫欄。々中有圈。々中有阿字。蓋大師平  
日所用之印。而印文之儀未詳也。是日觀古

經甚多。不暇盡記云。

正言真蹟。渴望久。今日已為天府有。可識鬼神  
呵護嚴。不教尤物歸凡手。

雨森醉墨老人。舊藏唐李正言書阿毗達磨  
大毗婆沙論第一百六十四卷一軸。款曰。咸  
亨二年。五月二日。經生臣李正言寫。又連書  
沙門通直郎守秘書郎臣劉齊禮。及使朝議  
大夫守秘書少監檢校光祿少卿臣崔行功  
等。官階姓名。余久欲獲之。聞先是有人亦欲



之以請老人。老人掉頭曰：非我死則不可奪也。故余不敢復開口也。後偶訪老人，談及此。老人曰：頃有人勸以三百金納御府，我意躊躇未決。然自料我老耄無餘年，恐我死之後，或不保存，不若納之御府，長為國寶也。因將從其勸。余聞之，遂告以久渴之切，試增五十金求之。老人喜曰：價之高下，姑舍之。若納御府，則欲再觀之，不可得。若為兄家藏，則保存可必。而余亦得數就觀，何幸如之。曰：馳郵書

陳謝勸者，其人弗聽。責以食言，且急上聞。老人不得已，遂納諸御府云。

何人揮筆染麻牋，楷法丹青共燦然。不害卷端無款署，函容書體歷千年。

過去現在因果經一卷，係洛北蓮臺寺舊藏。上半描山水人物，下半設烏絲闌寫經。楷書森嚴，字中有韻。其畫雖不甚巧，而人物樹木自書法來，亦自古雅。蓋書畫並七八百年前物。余觀之於博物館，時已晡，館吏將退，以故



不能盡觀了。未知卷末記筆者姓名否。殊為可恨。後問通觀之者。曰無有也。今世往往有藏此經斷簡者。疑未入館中之前。寺僧截斷卷尾。以贈好事者。故不完也。

皇子相携總角童。羊神併寫畫圖中。衣冠渾穆異今日。足見一千年上風。

南都法隆寺所藏厩戶皇子影像絹本着色立軸。寺傳以為阿佐太子所畫。帶劍持笏。在正中者。皇子也。前後二童子。一為山背大兄

王。一為殖粟王。余雖未知信然否。而其冕服之古。使人想像我邦千歲以前風姿。畫本雖暗黑剝損。而粉墨尚存。孫退谷庚子銷夏記所載閻立本帝王圖。若存于今日。想亦應如此。

信手書來不用工。羊神堪仰古人風。過庭筆意分明似。絕叫難呼徵仲翁。

余家所藏高野大師手書。文筆眼心抄全部一卷。白麻紙。烏絲闌。書法頗肖孫虔禮書譜。



抄即大師所著論詩文聲律者。此或其原稿也。故字々似不經意。信手下筆者。驟視不見其妙。及諦觀。則覺筆々渾圓活動。玉轉珠回。聳動心目。與東寺所傳學法目錄同一書體也。余見大師真蹟不為少。然多屬寫經。如此卷者。真不易獲。此卷亦舊東寺寶庫中物。嚮寺主某屬余友西村兼文。整頓庫中古書數千卷。事訖。寺主為贈古書數卷以謝。此其最也。後遂歸余手。

一卷斷裁藏五家。鳳毛麟角足矜誇。拈闡所獲是天與。不用紛紛爭寸差。

余又藏世說新書零本一卷。併孝標注亦寫焉。此亦兼文自東寺獲來物。舊為長卷。兼文割愛之後。斷裁為五卷。社友山添映堂。森川清蔭。神田香巖。北村文石。與余各自分藏焉。初清蔭觀此卷於兼文家。數請兼文。兼文靳而不許。後余偶訪文石。清蔭及映堂香巖先在。談及古書。文石曰。聞頃日兼文賞得東寺



所藏古書數卷。想必有可觀者。試同諸君往觀。何如。皆曰。可。五人乃相伴訪無文。無文為出所獲示之。閱及世說一卷。五人齊注目。清蔭色動。急請無文割愛。四人亦竝乞。文石乃謂清蔭曰。衆人皆欲獲。子不得專之也。宜請主人為裁。為五。以分付五人。清蔭作色曰。余請之非一日。子輩卒然來觀。俄謀橫奪。何哉。且裁為五。全璧斯瑕焉。文石曰。此固零本。豈謂之全璧乎。裁之何妨。清蔭憮然。無文遂以

分贈我社五人。五人相携而去。更到旗亭命酒。相俱一笑。乃就席上。取卷裁斷為五。而所分行數。多寡不等。曰。拈鬪分之。各獲其一截。酒罷。大笑歸家。傳以為我社佳話。去歲文石有故。割愛贈余。以其與余所藏文理相接。更接縫藏焉。即此卷也。其書不知為何人筆。然按書體。恐非唐以下筆。且此卷不題新語。而稱新書。按四庫簡明目錄云。世說新語。本名世說新書。後相沿稱新語。遂不可復正。乃此



卷之古亦益可徵也。坡翁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此書大字結密。小字寬綽。可謂盡善盡美者矣。精神秀逸骨道勁。通卷總無湯散病。不似經生成惡風。楷書一例只端正。

余藏寫經數卷。其書尤優者為維摩經。字大方五六分。註字大方三分。黃紙烏闌。筆韻清迥。絕無經生習氣。卷長幾丈。而無一字懈筆。非二十分筆力。賽金剛杵者。烏能至此。當是

唐代名賢奉勅所書者。卷尾無款跋。然余不甚為恨也。近又獲唐蹟。目得迦攝頌一卷。末有景龍四年跋。余友柏木君自南都獲來者。景龍去今千有餘年。而紙墨完好。真為神品。君以余積年渴望之故。遂割愛見贈。其書比維摩覺多古氣。工乃似輸一籌。唯彼無跋。此有之。可以相頡頏矣。君方奉職內務省。好古有鑒識。所藏古書不少云。

二體千文墨未乾。山陰羊致見毫端。真教書法



參三昧。莫作尋常古蹟觀。

如意山人谷翁家藏二體千字文一帖。黃紙烏闌。交草行。墨色如濕。雖不知何人所書。而其用筆渾厚圓活。駸々然逼晉人。固非千歲以下之書。真得書家三昧者。不必審主名而可也。聞舊為天江々馬君之物。君善詩。與翁親善。故翁以佩文齋韻府一部。貴得之。翁善書。其法似多自此悟入者。

文筆之神推相公。世傳遺蹟總不同。就中細字

尤精妙。不是人工是鬼工。

世傳管公書者多矣。而信然與否。姑置之。唯以書論之。俗稱讚岐切者。尤為可觀。惜久散落所在。特存斷簡耳。是以獲其一二行。亦以為珍。其字小如蠅頭。寫於烏絲闌中。筆々游規矩準繩中。而不為其所窘。所謂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棘刺之端。可以刺沐猴者與。林中掛衲忘塵機。趺坐閒窓弄筆時。展盡神通論一卷。終年學此有餘師。



洛北西加茂神光院空心律師。多藏古蹟。其最著者為神通論。開祖弘法大師書也。筆力圓熟。蒼潤有古色。聞律師曾獲之。紙墨昏暗。殊碍人目。因命工洗刷塵煤。裝潢成卷。故似少遜神采。然亦足為古蹟領神矣。師童亂隨父兄俱入道。持戒太嚴。杜門讀書。不濫接人。性善書。鑒藏甚多。又藏古書琴譜一卷。一權貴觀而喜之。懸數百金。百方索之。固辭不與。聞者稱焉。

幾卷鑒藏千歲蹟。明窓披閱寄清娛。不妨俗士笑遼豕。好古如君世上無。  
森川清蔭好古善賞鑑。性沈靜強記。凡有一事一物入耳觸目。雖歷年不忘。每聞人藏古物。雖遠輒往觀。又能羅致之。然儉素自守。雖所甚欲者。非百思千考。不妄購之。若論價不當。斷然不復顧。是以一歸其手者。久藏不割愛。訖以為無比。人或以遼豕笑。亦不顧也。藏本朝古寫經最多。若和銅般若經第二百五



十卷一冊。其所最珍愛。舊為海屋貫名翁藏。跋有藤原宮御寓。天皇慶雲四年。六月十五日登遐。三光慘然。四海過密。長屋殿下。地極天倫。情深福報。乃為天皇。敬寫大般若經六百卷。用盡酸割之誠焉。和銅五年。歲次壬子。十一月十五日。庚辰竟。七十五字。又藏中阿含經第十一卷。末有天平寶字年中跋。其書比般若。覺更超乘。近又獲四分律。斷簡十四行。點畫飛動。亦可觀者。

一代能書藤佐理。風神已遜晉唐真。當時名蹟猶如此。不怪今人遠古人。  
藤原佐理卿草書尺牘橫幅。舊為狩谷益齋藏。後歸若狹侯。維新之際。展轉流傳。遂為余友畑柳平翁物。筆法如屈鏡。態出字外。於不經意處。自見天真。然比之天平年代善書。逼真唐人者。則有間。亦世運使然耳。翁年已七十五。自少癖好古蹟。所藏殆一千餘幀。余雖屢往觀。猶未能盡之。而其尤可拭目者。為此



幅。翁又藏開皇三寶錄一卷。亦千歲佳蹟也。卷首有上表。欸云。開皇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大興善寺翻經學士臣費長房上。次有序及搃目。末書費長房撰四字。四字書體少異。恐是後人補書者。

一幅天地赤壁圖。昔人辛苦費臨摹。不是名家極欣賞。應言黃蹟世間無。

得菴鳥尾中將雅喜禪學。旁好古書畫。所藏黃太痴天地赤壁圖。舊在和州談山千手院。

後為南都騎士某氏有。某氏有故典之。雨森白水老人與社友謀購之。以為社寶。後遂歸中將之手。聞初斯幅之在談山也。彭百川大賞之。為抄錄諸書所載太痴傳。施于手院。以附于幅。高芙蓉圓山應舉。謝蕪村輩。亦嘗到談山觀之。推為海內第一名蹟。應舉蕪村各臨之。及野呂介石。尤嗟賞。手摹一本。又作文以題。自是天池赤壁之聲。噪于天下。苟從事于書畫者。皆欲一觀。然山僧秘而不出云。及



明治十年西南之役。薩賊伏誅。王師凱施大  
阪。中將以病入西京。寓智恩院。留二三月。偶  
購獲此幅。余與老友安富梅屋。山本竹雲。屢  
到其寓。若有事不到。中將馳价招之。或自來  
訪。往來殆無虛日。每會必陳設書画器玩。或  
談禪理。蓋梅屋亦解禪理者。是以與中將挑  
舌鋒。喝雷棒。雨。往々至三鼓不倦。余與竹雲  
默聽耳。一日中將展觀此幅。謂余曰。余之購  
書畫。以禪理鑒之。毫不誤真贋也。如此幅。亦

然。落筆起妙。真與造化爭工。優入筆墨三昧  
者。余曰。禪有南北。畫亦然。至最乘者。則有法  
之極歸無法。所謂本來無一物是也。中將曰。  
子亦得正法眼藏者。相咲而別。余之觀此幅。  
日方薄。虞泉。院壁昏暗。不能辨其筆蹟如何。  
唯覺其峰巒疊嶂。頗有脉理。而經營渾厚。非  
如今世画家山水一覽可盡也。太痴真蹟。雖  
彼土不易獲。况我乎。是以耳鑑之徒。或有疑  
為非真者。然既經前輩賞鑑如彼。且不存于



彼而存于我者甚多。奚啻此幅哉。但余未得  
熟觀此幅。因期他日重就明窓細玩之。無何  
中將病愈。携此幅去。為之惘然。

殉節忠臣心畫精。雄魂毅魄死如生。一從米老  
換鐘去。聲價至今天下鳴。

尾張盛田氏極富收藏。其尤鳴天下者。為蔡  
道憲草書七絕。蓋此幅。故米菴舊藏也。初米  
菴觀此幅於僧寺。強求取之。為鑄梵鐘。施以  
謝之。俗曰稱換鐘道憲。道憲即明季殉難名

士。宜其書雄偉活潑。無纖毫姿媚意態也。

正公筆力亦雄哉。吐出胸中幾磊嵬。名蹟曾經  
名士鑒。不須更費品題來。

故山陽翁舊藏。明倪文正公書五律。統本條  
幅。於明蹟中最著名者。翁既獲此。為作七古  
一篇以志喜。其詩膾炙人口。翁沒之後。淡路  
鹽濱氏購獲之。後竟歸故內閣。願問木戶公。  
今尚藏公家焉。

名家愛幅至今名。平遠山巒隔水橫。物則雖輕



由主重。奔藏人是賴先生。

山陽翁沒後。遺物四散。往々歎烏有。獨歸鳩居堂主人手者。今尚現存焉。余因得時觀之。其畫幅中尤著名者。為明黃々竹山水絹本立軸。款曰。庚申冬仲。寫呈健翁大夫子正。黃百家。下有紅文百家方連印。其圖作山不多。唯描一長松樹。及藻絲點古樹一株。以成全局位置。了無一點匠氣。今雖既為堂主之物。而世人猶稱賴先生之黃百家。堂主又藏屠

隆詩卷。亦翁之舊物也。其書大似翁書蹟。聞翁嘗喜規撫之。是或然。

千鈞筆力鬼神驚。幾尺生縑一掃成。惜君書畫工俱絕。何事人間遺臭名。

余平日所觀張瑞圖筆蹟中。其尤快者。書則為黃檗山萬福寺藏草書絹本長條幅。筆力雄快。神采射人。畫則為鳩居堂主人藏水墨山水絹本巨幅。樹木峯巒淋漓如濕。恨其人如彼。使觀者蔑然輕視之也。



竹下詩翁愛畫山。家藏水墨兩峰巒。若將神韻  
論優劣。施博超然勝郭完。

稿下元吉舊藏施博郭完山水二蹟。世稱為  
雙璧。余嘗觀之。二蹟皆絹本。施係水墨山水。  
頗有氣骨。然山陽翁評曰。恐是聯作數幅之  
一。非獨軸也。如信然者。郭為雙幅。一做梅道  
人長松拱壽圖。一做米南宮江村春雨筆意。  
皆少有北宗氣。以余視之。似所見不如所聞  
也。元吉名旋。號竹下。游賴門。善詩。尤長古

風。家又藏其師山陽翁耶馬溪圖卷。聞此卷  
舊有二。其一為大令師物。後罹火災。獨元吉  
所藏。今尚儼存。真可珍也。其後亦不見。  
米翁笑槌賴翁背。一幅蘭花筆有真。當時文苑  
傳佳話。對畫猶思地下人。

與蘭田所藏陳曾則畫蘭。舊為小石氏藏。後  
為久野繁山之物。繁山與吾家為世交。至余  
尤相親善。是以余自幼屢觀此幅。又乞摸一  
幅藏之。元治兵燹。余將避亂於大津。繁山來



托此幅於余。夕携到天津。因得無恙。後歸京師。聞繁山寓樵街別業。乃齎往還之。後繁山死。其男無賴。出以賣之。遂歸蘭田手。其画一花一葉。盡自書法來。帶一種雅韻。画盖面背皆近世名流題言。聞初此幅之在小石氏也。一日河米菴來觀。垂涎三尺。意欲奪之。時山陽翁亦在。因招之隱處。問其計。翁掉頭曰。不可。米菴植翁背而起。翁乃詳細書其事於画盖之背。當時傳為菴苑佳話。繁山又藏顏標

設色花卉六幅。一為縣崖桃花。一杏花牡丹。一海棠粉團。一石榴荷花。一湖石野棠。一玉蘭湖石。五幅皆無款。惟玉蘭湖石圖有秋夜偶筆四字。及顏標印。勾勒沒骨。隨物互用。筆力快偉。不以妍麗取姿。當時画家爭摹效之。日根對山所畫花卉。多取法於此。更出手腕者。余亦摸縣崖桃花圖藏之。不知原本今在何處。繁山京師侍醫。能詩画。藏度尤多。著有抱雲居集。蘭田東京人。亦能詩画。家甚富。嚮



來京師訪余。々一見識其為雅人也。

出沒峰巒雲氣生。半山雨脚半山晴。晴窓對畫焚香坐。如聽松風流水聲。

余十八九歲時。江州松井氏寓余南隣。余以好書畫。人或誘余訪其寓。主人為出王建章風雨山水金牋一幀見示。余當時唯覺其峰巒出沒雨脚斜飛之妙。若置身于其間耳。上題五古一首。或謂余曰。松井氏藏幅中其最名于世者。即是。後每見風雨山水圖。想像此

幅。悉々在眼。近者萊山堂主。為其先人追薦。展觀諸家名幅於智息院。余因得再觀此幅。憶起往事。恍如隔世。聞今歸湖東梅村氏焉。松井者。江州豪商。同姓甚多。寓隣主人。通稱五郎右衛門。一日游鴨東。聘名妓床鶴。深悅其才色。遂以金七百兩購其身。貯為妾。豪華可知也。建章山水。余見數種。其最可觀者。為舊在伊勢流轉諸家十幅。及參河深谷氏舊藏絹本畫冊分為小幅者。聞北越稻垣氏所



藏金牋山水。為建章中第一。余未之觀。唯嘗一見其摸本耳。

許友草書歸御府。世間遺蹟價騰驤。笑他俗子無心鑑。片楮爭藏比夜光。

近日海內盛傳明許友書幅。人爭藏之。聞嚮在江州者。數傳之後。遂入御府。價五百金云。後西京尾崎氏。又以八百金購一幅。自是狡商黠賈。不論真贋。爭購許蹟。以射巨利。至於雖片楮尺縑。價當百金以上。於是海內益崇

尚明蹟。苟有少可觀者。一幅之價。或至千金。然真贋可疑者甚多矣。余曾觀尾崎氏所藏。其書雖不足聳動人目。亦有一種飄然凌雲之致。又觀伊勢長良氏所藏小幀。合裝幅。筆法蕭洒可愛。聞舊有十餘幀。有人求割愛。因選其最者留藏于家。餘悉分付求者。今西京諸家所藏小幀。皆其隻鱗也。

風流好事占高間。卜屋桂川嵐峽間。清福何人得能比。飽看名蹟與名山。



靜逸山中翁。風流高尚人也。善詩文書畫。其名最著。自措紳處士。以至田父野老。凡游京求書畫及題跋者。必造其廬。戶外履常滿。翁不堪其煩擾。避移居於嵐山。然不能盡絕世交。因以月之二七日子接賓客。亦不得已也。翁不獨自善書畫。其藏之亦多。尤著名者。為今釋行書七律。款曰。玲瓏崑和陸孝山太守韻。為彥霖詞宗正之。下有今釋二字及印。其書沈鬱古雅。足明蹟上乘。又藏傅天祐草書

立幅。亦佳蹟也。

幾顆瓊瑤照草廬。絹光墨氣共油如。先生藏幅皆殊絕。第一奇珍容所書。

鳳陽神山翁。羨濃人。下惟京師。受業問字者甚多。倘善書。又有滌鑒。其名尤著。性嗜酒。每酒酣興到。輒呼筆硯作草書。既醒則自以不及家藏明吳文華書為嫌。其自視亦高矣。所藏文華書。為七絕絹本。墨氣深厚。尤極痛快。余觀文華書數幅。一為米菴舊藏。載小山林



堂圖錄者。一為伊勢富岡氏藏。又一為余藏。皆絹本。書古人之詩。而絹之長短狹濶。略相同。一日翁來觀余幅。曰。未知與我幅何如。余乃曰。僕之自負。猶先生之自負也。大笑而別。落筆掀翻。捲怒潮。騰雲亂處。蟄龍跳。張顛狂死。醉僧寐。衣鉢正傳。陳海樵。

天江夕馬翁藏明陳鶴草書詩卷。其書奇崛秀逸。窺晉唐廟廡者。翁故多藏度。余尤推賞者。為此卷。陳鶴字鳴野。號海樵。山陰人。翁以

詩鳴世。又善書畫。近日所作蘭竹。瀟灑多姿。雖老畫師。有不及者。

廿願明珠滄海遺。千金購得喜題詩。人間祝蹟無多子。此是奇中第一奇。

余曾購明祝世祿草書五絕真蹟一幅。紙本。豎四尺七寸二分。濶一尺五分。其書老蒼沈鬱。古氣溢紙表。世祿字無功。萬曆進士。其傳詳見明儒學案。乃知其人經術深湛。如臨池。特其緒餘耳。然草字彙中。往々收其字。則當



時既有書名可知也。余觀其手書梁千秋印  
鐫。草訣辨疑等序。書法似學坡翁者。而此幅  
絕不見蹊徑。蓋晚年尤得意之書也。大抵祝  
書傳此方者甚少。自西京晏珠院所藏雙幅。  
下村氏藏長條巨幅。及余藏三幅之外。不復  
見一幀。先是世人喜藏長條巨幅。及余獲此  
幅。遠近爭購小條。遂至減巨幅之價。可笑也。  
爾後高賈索祝書於支那。近日船載者甚多。  
余初觀下村氏所藏。其書雄偉飛動。不勝神

往。將強求之。及獲此幅。乃止。唯惜下村氏幅。  
嚮改裝飾。裱工誤洗去其古色。比前日大失  
神采。在晏珠院者。今既入御府。不可再觀。唯  
舊船中存于人間者。下村氏幅與余幅二幅  
耳。而其一幅已如彼。則余幅之不改舊觀。尤  
幸矣。初余之獲此也。詡喜欲狂。即賦七古一  
篇志之。有此幅天下第一幅之句。山中翁亦  
一見為奇。為書天下祝福第一六字見贈。世  
有具眼者。必知其非私稱也。







